

世界文豪书系

果戈理全集

GUO GE LI QUAN JI

1

河北教育出版社



Gogol

果戈理全集

第一卷

狄康卡近乡夜话
——看蜂人红发潘科出版的故事集

沈念驹 主编

何茂正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果戈理全集 / 沈念驹主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7-5434-4561-1

I. 果... II. 沈... III. ①果戈理, N.V. (1809 ~ 1852) — 全集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1512.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96830号

世界文豪书系

果戈理全集

沈念驹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深圳宝安新兴印刷厂印刷

850X1168 毫米1/32 78.25印张 1800千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210.00元 (共七卷)

ISBN 7-5434-4561-1/1.712

中译本总序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杰出的讽刺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在俄国和世界文化活动中占有光荣的地位。作为一位天才的艺术语言大师，他创作了许多以其形象的深刻性和真实性，以其创造性地概括生活的力量并以其艺术上的完美而使人倾倒的伟大作品，而这些作品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果戈理于 1809 年 4 月 1 日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索罗庆采镇一个中等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华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颇有文化素养，并且爱好戏剧，曾写过几出喜剧，还参加过演出。这对幼年果戈理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819 年秋，果戈理入波尔塔瓦小学。1821 年至 1828 年就读于涅仁高级中学，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直到中学毕业。中学时期，果戈理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对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歌颂自由的诗篇尤感兴趣。由于爱好文学，果戈理在中学时期就和同学们一起创办了手抄刊物《文艺彗星》及其他几种刊物，并写了不少作品，其中有很多诗，还有韵文抒情叙事诗《两条小鱼》、悲剧《强盗》、中篇小说《特维尔季斯拉维奇兄弟》和讽刺杂剧《涅仁纪事》（又名《傻瓜的



法律尚未成文》)等,但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此外,果戈理还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剧团的演出活动,他曾扮演过冯维辛的《纨绔少年》中的普罗斯塔科娃老太太,表演相当出色。

涅仁高级中学学习时期对果戈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时期是俄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不久以前,俄国经历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人民的民族自觉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随之又发生了贵族知识分子领导的以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为目的的十二月党人运动。在这个时期,涅仁高级中学的一些教师受到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向学生宣传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进步思想。其中进步的自然法教授别洛乌索夫在学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结合自己教授的课程向学生讲述“所有天赋的权利,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绝对平等的”^①。由于向学生散布“自由思想”,以别洛乌索夫为代表的进步教授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引起了果戈理的深切同情,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主对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日益加剧,这进一步加深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于是,1826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社会动荡面前,果戈理在考虑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他在1827年3月24日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将试一试我的力量,进行一项重要而高尚的工作,即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公民的幸福和他们的生活福利而努力。”^②因此,他为祖国服务、为祖国公民的幸福而劳动的理想,就在这时确定了下来。

① 乌克兰科学院图书馆,手稿类,果戈理部,第1369号。

② 《果戈理全集》第十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第52页。

1828年夏，果戈理中学毕业。同年底，他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京城彼得堡。到京城之后，他大失所望，工作无着，生活陷入困境。第二年，果戈理抱着一线希望发表了他在涅仁时期的文学试作——长诗《汉斯·古谢加顿》。这部作品虽然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但是对于作为未来作家的文学探索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829年底，果戈理几经周折，终于谋到了一个小公务员的差事，但薪俸微薄，他仍然过着艰苦的生活。在这里，果戈理不但亲身体验到了“小人物”艰苦的生活处境，而且也看到了官僚贵族统治下的京城，“人人死气沉沉，一切都萎靡不振，整个社会陷入了微不足道的猥琐活动之中。”^①社会的现实，给了果戈理深刻的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重要的生活素材。

果戈理本来爱好文学，在经过一段社会生活磨炼之后，他认为文学是为人类、为国家服务的崇高事业，于是，他一面为生活奔忙，一面从事文学创作。1830年，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圣诞节前夜》。这部作品受到了当时有名的诗人茹科夫斯基的热烈赞扬。1831年，果戈理辞去了小公务员的差事，从此他就把文学写作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同年5月，果戈理结识了他所景仰的天才诗人普希金，并和普希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他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果戈理一向对乌克兰民间的风俗习惯很感兴趣。这时他产生了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构想。他在给母亲的信里说：“您知道我们小俄罗斯人的许多风俗习惯……许多迷信、可怕的故事、传说和各种各样的趣闻，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对我

① 《果戈理全集》第十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第146页。



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① 1831 年秋，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部就出版了，一年后，又出版了第二部。

1834 年，果戈理被推荐到彼得堡大学教世界史。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时期，果戈理一面进行文学创作，一面进行历史研究，把二者很自然地结合了起来。丰富的历史知识帮助了他的文学创作，扩大了他的作品的题材范围。他站在民主主义立场分析历史现象，看到了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加强了他作品的人民性。1835 年底，果戈理辞去了教师职务，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这两部作品标志着果戈理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由早期创作中引人开怀大笑的幽默转变为令人心情沉重的含泪的笑。

果戈理对喜剧有着强烈的兴趣，他认为“滑稽性到处都有……如果艺术家把它搬到艺术之中，搬上舞台，那么我们自己就会对自己笑得前仰后合”^②。所以，在写完《狄康卡近乡夜话》之后，果戈理马上就产生了第一部喜剧《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的构思，并写出了几场戏，其中有《公务人员的早晨》、《打官司》、《下房》和《片断》。由于考虑到这部喜剧不会为书报检查机关所通过而没有写完。1836 年初，果戈理完成著名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的创作，并于同年上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此外，果戈理这时还写了短剧《婚事》、《赌徒》和具有戏剧形式的《戏剧散场》。

1842 年，果戈理不朽的巨著《死魂灵》第一部问世。这

① 《果戈理全集》第十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第 141 页。

② 《阿克萨科夫文集》（四卷集）第三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53 页。

部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俄国地主贵族生活的群丑图，其锋芒直接指向农奴制。因此，这部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保守派与进步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果戈理不知所措，陷入了精神极端苦闷、思想异常矛盾的境地。他既对社会发展的前途感到茫然，又对自己作品中得出来的革命结论感到害怕，这促进了他思想上消极因素的发展，艺术创作中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进而发展成了思想危机。这样，他怀着矛盾与痛苦的心情完成了《死魂灵》第二部初稿的创作。由于作品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人物形象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虽几经修改，他仍不满意，最后他流着眼泪、极端痛苦地将第二部的书稿付之一炬。之后，果戈理开始整理与友人的通信，并于1847年出版了他那部声名狼藉的《与友人书简选》，公开宣扬君主制度和宗教神秘主义，为专制农奴制的俄国辩护，尽管其中不无正确之处，但它改变不了这本书的基本方向。

《与友人书简选》的出版，受到了保守派的热烈喝彩，过去一有机会就辱骂果戈理现实主义作品的布尔加林，这次却认为果戈理的这部作品“是《狄康卡近乡夜话》以来最好的作品”^①。而进步舆论界则对果戈理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别林斯基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带病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和深刻的批评，指出“这本书是你的羞耻，使你无地自容”^②。列宁对别林斯基的这封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封信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③。甚至果戈理寄予最大希望的宗教界

① 《北方蜜蜂》，第八卷，第361页。

② 《别林斯基全集》第十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第271页。

③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第241页。



也没有完全接受这本书，一位神甫读过这本书后说道：“这纯粹是大杂烩，是光明与黑暗、精神与心灵、热情与冷漠、世俗与宗教的大杂烩。”^①

进步舆论界的批评，特别是别林斯基令人折服的信，引起了果戈理认真的思考，使他对自已的错误观点产生了动摇，不得不在给别林斯基的信里承认：“也许在您的言论中有一部分真理。”^②在给友人的信里甚至说：“我的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失败……如果没有这次失败，我恐怕还清醒不过来。”^③还说：“在这本书里，我显得像赫列斯塔科夫一样招摇过市……”^④之后，果戈理写了《作者自白》，说明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同时也对《与友人书简选》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重新评价。此外，他还写了《对〈钦差大臣的结局〉的补充》，重新评价了《钦差大臣的结局》的错误观点。这说明，果戈理作为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始终没有停止积极而又紧张的生活探索、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尽管如此，由于作家思想观点的复杂性和世界观的矛盾性，最终没能完全摆脱思想危机的阴影。

1848年，果戈理到耶路撒冷朝圣之后回到俄国，又重新进行《死魂灵》第二部的创作。但创作非常吃力，进展非常缓慢。作品写完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不够真实，背离了现实主义道路，他不能容忍把艺术上虚假的东西留在人间，所以在1852年3月4日夜，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创作的《死魂灵》第二部手稿又一次焚毁。焚稿十天之后，由于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享誉世界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一代宗师在莫斯科与世长辞。

① 《果戈理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71页。

② 《果戈理全集》第十三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第360页。

③ 《果戈理全集》第十三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第373页。

④ 《果戈理全集》第十三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第243页。

在果戈理走上文坛的过程中，如果说短篇小说《圣诞节前夜》的发表是他初试锋芒，崭露头角，那么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出版则使他获得巨大声誉，并为他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及确立其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狄康卡近乡夜话》对于乌克兰人民生活的描写，由于闪烁着时代进步和解放的思想而熠熠生辉，为俄国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色彩斑斓的世界。这既不同于十九世纪头三十年感伤主义作家专门描写乡村生活（库尔任斯基的《小俄罗斯的乡村》、沙利科夫的《小俄罗斯游记》）而被果戈理称之为“文学畸形儿”的作品，也不同于当时许多作家只把民间故事作为“点缀”其浪漫主义作品一种手段的民族风俗描写（索莫夫的《人鱼》、波戈列利斯基的《修道院里的修女》）。在果戈理的作品里，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公，是一切光明和美好事物的化身。在这里，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历史传说和风俗习惯，现实和幻想，喜剧和悲剧，人世与彼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具有浪漫主义销魂蚀骨的魅力。所以，《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部出版之后，普希金就写信给沃耶伊科夫说：“我刚读过《狄康卡近乡夜话》。它使我感到惊奇。这是真正的快乐，它真诚，自然，毫不装腔作势，毫不古板。……这一切在我国当前的文学中是不同凡响的，使我至今还没有清醒过来。”^①别林斯基在谈到这部作品时也说：“这是小俄罗斯的诗的素描，充满着生命和诱惑的素描。大自然所能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平民乡村生活所能有的一切诱人的东西，民族所能有的一切独

① 《普希金全集》第十一卷，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9年，第216页。



创的典型的東西，都以彩虹一样的颜色，闪耀在果戈理君初期的诗情幻想里面。这是年轻的、新鲜的、芬芳的、豪华的、令人陶醉的诗，像爱情之吻一样……”^①

《狄康卡近乡夜话》包括八篇小说，其中《索罗庆采集市》、《五月的夜》和《圣诞节前夜》以轻松愉快和幽默滑稽的笔调描写了乌克兰乡村青年热爱自由、渴望幸福和机智勇敢，以及他们的爱情生活。

《索罗庆采集市》描写了哥萨克小伙子格里茨科和漂亮、淳朴的姑娘帕拉斯卡的爱情故事。姑娘的父亲同意他们的亲事，但是却遭到凶恶的继母赫芙拉的反対。聪明的格里茨科在哥萨克弟兄和父亲的帮助之下，趁赫芙拉不在家的时候举行了婚礼。帕拉斯卡和格里茨科的形象反映了光明而纯洁的感情世界。他们忠于爱情，充满了人的自尊。正如帕拉斯卡针对继母自言自语说的：“就是沙子能爬到岩石上，橡树能像杨柳一样把腰弯到水里，我也决不在你面前低头！”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到了她坚强的性格和美好的心灵。

与《索罗庆采集市》中格里茨科和帕拉斯卡对于爱情和自由的追求相比，《五月的夜》中对列夫科和加榴的爱情的描写则得到了更广泛的揭示，而且就《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所特有的对自由生活的描写来说，在《五月的夜》中得到了特别有力的表现。列夫科的父亲是个寻花问柳、干尽坏事的村长，他爱上了儿子的情人加榴，所以蓄意阻挠他们的婚事。后来列夫科借助女落水鬼的力量，完成了他与加榴的婚事。作品反映了乌克兰酷爱自由的哥萨克与黑暗势力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由于借助鬼神解决矛盾，显得不够真实。但是作品充满了诗情画

^① 《别林斯基全集》第一卷，第301页。

意，像是一首令人陶醉的诗，一幅色彩绚丽的画。无怪乎别林斯基由衷地赞叹道：“你读读他的《五月的夜》吧，在冬夜，围着火光熊熊的炉子读它，你就会忘掉冬天，连同它的严寒和风雪；你将惊叹这幸福南方的充满奇妙与神秘的、辉煌的、透明的夜……此情此景，宛如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在你的想像中所留下的印象。”^①

《圣诞节前夜》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机智、勇敢和对爱情的忠贞。它“作为《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二部的开篇，是选入果戈理头几部作品集中最有趣的故事之一”^②。故事富有民间文学色彩，其中穿插了令人捧腹的喜剧场面和离奇的幻想形象。美丽而任性的奥克萨娜爱上了铁匠伐库拉，但是她对结婚故意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只有当伐库拉送给她一双女皇穿的鞋子，她才同意嫁给他。伐库拉最后借助魔鬼，见到了女皇，得到了女皇的一双金鞋，完成了婚事。在这里，作者对女皇进行了美化和颂扬，这说明作者在开始创作时，思想上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流露出了他的君主主义立场。

《失落的国书》和《可怕的复仇》所表现的都是历史主题，但民间故事和日常生活在这里占有不小的地位。《失落的国书》所描写的内容发生在盖特曼^③时期。作家在这里不但用幽默的笔调对幻想形象进行了描写，而且也鲜明地再现了日常生活环境和现象。《可怕的复仇》反映的是十七世纪哥萨克的战争时代，是一个严峻而可怕的悲剧。这部小说在《狄康卡近乡夜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98页至199页。

② 《赫拉普钦科文集》（四卷集）第一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31页。

③ 盖特曼为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哥萨克统帅。



话》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作者把对生活中正面人物的歌颂提到了新的高度，对反面人物的揭露和批判也较以前更加深刻有力。主人公达尼洛·布鲁利巴什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形象，是果戈理早期作品中最感人的英雄人物。果戈理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并通过他表现了人民美好、崇高的精神品德和对敌斗争的坚强意志及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顽强的英勇精神。小说具有史诗风格，同时还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果戈理在再现哥萨克战争时代的历史色彩的同时，也使小说充满了阴森的幻想，尤其是叛徒巫师的形象全被幻想的东西所笼罩。小说中离奇的幻想形象及各种神秘的变化的描写占有重要地位，而历史画面和人物形象的描写却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使得宗教理想与小说中魔鬼之类的东西处在了对立地位。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创作探索的矛盾性，在这篇小说中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可怕的复仇》中的英雄史诗因素同《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妈》中平淡无奇的生活描写在性质和风格上是对立的。如果说前者是江河里汹涌澎湃的激流，那么后者则是池塘里的一潭死水。从另一方面说，《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妈》同《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其他小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在于果戈理把自然和色调鲜明的平民生活的世界同希邦卡、他的姨妈瓦西丽莎·卡什波罗芙娜和贵族斯托尔钦柯所代表的精神贫乏的世界进行对比之中。平民形象优美和高尚的精神同领地主人的极度平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世界是生动的，色调鲜明，生活丰富多彩；另一个世界则静止不动、凄凉阴沉和死一般的苦闷。

主人公希邦卡从小“品行端正、勤奋好学”，然而由于地

主生活的养尊处优和安逸平淡，即便在学生时代，他的智力和精神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他视野中的现实生活现象的范围极端狭窄，他所注意的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的感情世界贫乏到了极其简单的程度。在步兵团，别人出去寻欢作乐，他却在家里擦纽扣，读算命书，捉老鼠或躺在床上睡觉。当他三十八岁，同被介绍的对象谈话时，竟如坐针毡，半天才憋出一句：“夏天苍蝇真多啊，小姐！”在步兵团给姨妈写信，把“原有的袜子已破旧”同关于对服役“前天已提交辞呈”这两件事相提并论，而且把“原有的袜子已破旧”放在“提交辞呈”的前边，好像前者比后者还要重要。虽然希邦卡将近四十岁，他的姨妈还说：“他还是个孩子呀！他怎么能什么都懂得呢！”

小说的构思耐人寻味，小说以“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结尾，好像故事还没有讲完。其实，这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伏笔，作者是以似完未完的结局告诉我们：地主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千篇一律，除了庸俗，还是庸俗，除了空虚，还是空虚，如此反复循环而已。

这部作品在果戈理的创作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果戈理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是他从浪漫主义开始进入现实主义的标志。这里对农奴主的批判，是他以后一系列作品中，特别是《死魂灵》中对农奴主进行更深刻揭露和批判的序幕；而在批判中，这部作品也是从诙谐和幽默向着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发展开始的。同时，作家在这里把富饶的大自然同精神渺小的“生活的主人”加以对照的方法，也为作家后来在《死魂灵》中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狄康卡近乡夜话》包含有各种不同的创作原则，这部作品是果戈理艺术创作不同倾向发展的起源。在这里，幽默和英勇精神，对世界的浪漫主义态度和对现实绘声绘色的描写是以



初级形式作为有机的统一体出现的。“内容上的丰富多彩，艺术形象的出众的表现力，艺术风格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使《狄康卡近乡夜话》成了一部具有深刻独创性的、自成一家的作品。”^① 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话》里的创作探索是他艺术上取得重大胜利和成就的开端。

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一再受到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普希金曾把《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冯维辛的《纨绔少年》相提并论，他说：“我们的读者当然不会忘记《狄康卡近乡夜话》的问世给他们产生的印象……我们这些自从冯维辛的时代以来还没有笑过的人为一本使我们发笑的俄国的书感到多么惊奇！”^② 别林斯基在一次评价《狄康卡近乡夜话》时也说：“如此可爱的托名为养蜂人的果戈理，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谁不知道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里面有多少机智、乐趣、诗意和人民性！”^③

当然，《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个别地方也有违背生活真实和神秘悲观的地方，在创作原则上也有一定的不当之处，这是不可否认的，对一个刚步入文坛的作者来说，也是难免的，甚至是可以允许的。

《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创作成功，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支持和鼓舞，使果戈理很快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并于1836年参加了《现代人》杂志的工作。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作家的创作视野扩大了，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得到了提高，这在《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等作品中都明显地反映了出

① 《赫拉普钦科文集》第一卷，第154页。

② 《普希金全集》第十二卷，第27页。

③ 《别林斯基全集》第一卷，第97页。

来。

在果戈理的创作发展过程中，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之后的时期是作家进行紧张的艺术探索的时期。尽管第一部叙事小说集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不能、也不愿只写旧的题材和运用已经找到的艺术原则。深入掌握生活，掌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渴望始终贯穿在作家整个创作探索之中。《密尔格拉得》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果。

《密尔格拉得》包括《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维》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四篇小说。这部作品和《狄康卡近乡夜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它的副标题为《〈狄康卡近乡夜话〉续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这种联系在小说《维》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个故事所讲的主要是一个青年人如何骑着女妖奔驰和女妖之死以及青年人在教堂为她念赞美诗的经过。在《维》中现实主义因素比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对神学校学生“阶层”习俗的描写和对校长形象的生动刻画，都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维》一方面继续了《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民间故事的线索；另一方面，在更大程度上是这条线索的完成和终结。

《旧式地主》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巨大胜利。如果说《维》是《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民间故事线索的完成和终结，那么《旧式地主》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则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妈》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继续和发展。

《旧式地主》描写一对地主夫妇的寄生生活。夫妇二人在



几十年生活中相敬如宾，恩爱相处，但精神贫乏，灵魂空虚，整个生活内容就是吃、喝、睡觉，然后死去。生活庸俗而单调，只有客人来访才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一点变化。“这两位善良的老人，可以说是为了客人而活着的。”主人公们的真正可悲之处就在于此。在这里，果戈理用平凡的小故事，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主题，揭示了俄国宗法制走向崩溃的必然趋势。所以别林斯基赞叹道：“果戈理君的诗在外表的朴素和琐屑中是多么有力 and 深刻啊！拿他的《旧式地主》来看吧，里面有些什么？两个不像人样的人，接连几十年喝了吃，吃了喝，然后像自古已然那样地死掉。”^①

与《旧式地主》单调而平静的生活不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则表现出了紧张而尖锐的冲突。

两个伊凡表面上都是有教养的贵族和体面的“上等人”，而内心却是猥琐无聊和俗不可耐的。果戈理对他们的描写充满了辛辣尖刻的讽刺。故事一开头就指出，号称是“全城的光荣和骄傲”的两个伊凡，一个爱吃甜瓜，切开瓜之后，要用特备的纸把瓜子包起来，并在纸包上题上字，“此瓜食于某日”。如有客人在座，就再写上“与某人同食”。另一个伊凡则喜欢睡觉，愿意整天躺着，或者一边洗澡，一边坐在齐脖深的水里品茶。这两个人比邻而居，是最好的朋友，可是仅仅因为一方骂另一方像只“公鹅”，彼此就结下了不解之仇，以致为此打了一辈子官司，使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发出了“诸位，这世界多么无聊啊！”的感叹。

果戈理在这里加进了对所谓“父母官”的讽刺和批判，如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